

## 「老大哥的年代」與最台味的大學

成大政治系 / 鄭宇正

「可能是因為一種時代的氛圍吧，當時民進黨才剛建黨，很多社會的、台灣的議題老師都不敢談，外面的世界比學校有趣太多了，所以會一直想要往外跑。」賴青松回憶道。

賴青松，1987年建中畢業，成大環工系80級校友，18歲的他因為叛逆和熱愛鄉土，選擇進入成大環工系，在學校，他參與環保社，投入反五輕運動，和大多數同學不同，賴青松最精采的大學生活，幾乎不是在校園內度過的。

回憶1980年代，賴青松說：「那時的社會氛圍很苦悶，不像現在想說什麼就說什麼，當時是台灣開放獨裁政權的最後幾年，我們還算是得益的一代，沒有經歷過最痛苦的那段日子，算是比較幸運的。」他說剛來台南的衝擊很大，原本以為前三志願學校一定都講國語，

沒想到來成大後，在校外吃自助餐時才發現，很多南一中的學生是用台語在討論數學，「不只南一中，進了成大後才發現，原來竟然有些教授用台語在授課。」剛進成大的賴青松，發現台南的這所學校，是和台北那麼截然不同。

### 環保運動是真正的戰場

賴青松說，他那時第一個參加的社團是環保社，大二起積極參與反五輕運動，反五輕的主戰場在高雄後勁，1987年，政府決定在後勁增設輕油裂解廠，引發居民和環保團體的抗爭，後勁距離成大有五十公里，年輕的賴青松總是熱血地和同學們騎機車去高雄抗爭。賴青松說，那時抗爭的條件非常困難，所有抗爭的人都被當作「流氓」，1990年8月，行政院長郝柏村祭出了《檢肅流氓條例》，專門要懲治反五輕運動的「暴



大學路旁，新生入社招生活動。（影中人，左：沈旭昇，右：賴青松） 環工80級 沈旭昇提供



勝利校區學生餐廳外，環保社員派發宣傳單一景。 環工 80 級 賴青松提供

民」們，當賴青松與同學們被扣上流氓這頂大帽子時，他們曾組成「成大學生後勁工作隊」，在台南火車站前分派傳單，卻被路人劈頭罵說：「你們大學生懂個屁！台灣的產業就是靠這個的。」賴青松回憶當時的情況：「我那時候也不知道該怎麼回應，只覺得該做的事就要做，不能這樣輕易改變。」才年紀輕輕的賴青松，就為了保護台灣的环境有了深刻的決心，或許年少時曾因家庭經濟變故，返回台中鄉下老家度過一年的農村生活經驗，正是日後人生轉變的起點。

他談到環保社這個社團的經營，或許是因為異議性社團的性質，不容易吸引到學弟妹加入，當時社團裡的學長姐們，大多會透過環工系的脈絡，一個一個拉學弟妹加入社員，甚至有些學弟妹們，誤以為進環工系就一定要參加環保

社！當時社團的經營，並沒有得到太多校方支持，只有一間小辦公室和微薄的補助金，在這樣艱困的情況下，他認為環保社最重要的還是走出去，親自到現場去調查才能了解事實！因此，當時環保社的社員們除了常跑反五輕的現場之外，也與台灣環保聯盟台南分會串連（當時環工系的同班同學張子見，也是台南分會的重要成員，後來出任雲林縣環保聯盟理事長），經常走訪二仁溪各支流流域做田野調查，只因為二仁溪（本地人稱二層行溪 jī -tsàn-hāng-khe）是當時台灣污染最嚴重的河川，從上游的養豬廢水到河口的廢五金焚燒，直可謂是遍地烽火，還曾經被媒體戲稱為台灣的黑龍江。直到多年後，齊柏林導演拍攝「看見台灣」紀錄片時，還曾回憶說即使在數百公尺上空，這也是全國唯一臭不可聞的死亡之河…

賴青松說，那時剛解嚴，做田野調查時確實遭受不小的阻力，在訪問居民的過程中，他們往往覺得這群大學生很奇怪，為何走進村裡就問東問西，甚至誤以為是政府單位派來的特務。該怎麼辦？在台灣這塊歷史扭曲發展的土地上，過度關懷他人難免受到質疑，一直被質疑的賴青松心想，絕不能因此失去認識這塊土地的機會，即使不被信任加上語言腔調的隔閡，社員們靠著一次次行動和鄉親「博感情」，才慢慢打動二仁溪流域的居民。他回憶，那時做議題的確很辛苦，做任何事都離不開老大哥的眼睛，身邊永遠有人秘密關注你的一舉一動，更遑論每個人心底自我設限的小警總！但也只能靠一次又一次的誠意走訪，讓當地人慢慢接受這群年輕人，是真的願意關心他們飽受公害折磨的生活處境！

至於他除了參加環保運動，有沒有參加其他的學生運動？賴青松笑笑地回答：「因為本身性格的緣故，其實參與並不深。」他表示，1990年他有去參加野百合學運，是26年前最大的學生運動，他說他只去了一個晚上，他回憶：「到的時候已經人山人海，只覺得現場的氣氛詭譎多變，當時成大最大的異議型社團是西格瑪社，成大代表就是西格瑪社的人。」賴青松說，他能力所及與關注的範圍，並非「廟堂之上的政治奪權運動」，他始終關心的是在土地上生活的人民，一如當年默默在鄉村農地裡

駛牛做田的阿公！他說：「環境的痛其實就在眼前，是我們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，都必須面對的東西。」不過他也并不是完全忽視學生運動，2008年，野草莓學運剛爆發的時候，他其實也曾受邀到自由廣場上，與在場的學生們分享自己抗爭的經驗，2014年太陽花運動時也有親自到場，雖然他說只是默默陪大家坐著，但這其實也是賴青松獨有的性格，因為他謙稱自己天生沒有政治的敏感度，與其上台扮演主角，倒不如一步一腳印地耕耘腳下這片沃土，讓更多年輕的生命得以獲得土地的滋養，這樣的一份心念，也支持著他從共同購買運動，一直走到穀東俱樂部半農興村的時代。

### 校園內外的異議者

除了校外的反公害運動之外，校內的運動環保社也不曾缺席，過去成大有學生餐廳，學生餐廳提供的是用後即丟的保麗龍餐具，他說：「我們環保社對此表示反對，希望學校要求業者，同時也提供沖洗餐具作為另類選擇」。於是，某一天他們趁著學生用完餐時，悄悄來到學生餐廳後門，把一袋袋裝滿保麗龍餐具的垃圾袋，拖到大學路的民主牆前面，然後站上肥皂箱開始宣講！或許受到當時社會氛圍的影響，當時環保社的社員們充滿勇氣，選擇了與學校據理力爭的方向。賴青松認為：「那時或許是一股年輕人的正義感，保麗龍餐具也不是什麼嚴肅的政治議題，只要是認

為對的事情，大家都會盡力去做。」這件事情最後送上了校務會議，環保社也派出代表與校方同台談判，最後贏得改變的成果！這件事對整個環保社而言，都是莫大的鼓勵！也讓所有社員們真正體會，唯有慎思明辨，並且採取行動，才能夠真正改變我們所處的社會！

除了參與環保社的活動之外，賴青松當時還同時參加了台語社，除了到台南市的幼稚園教授台語兒歌，甚至也擔任外國交換生的台語家教。也曾與客籍同學約定客語練習日，當時所累積下來的客家話能力，對他後來全台走透透的農業產銷工作大有幫助！然而，在這段不斷摸索人生方向的青春歲月中，賴青松心中仍殘留著對戒嚴氣氛的莫名恐懼，即使不斷投入社運與抗爭活動，也儘可能避免留下採訪或影像紀錄，同學之間甚至還流行猜猜瓜耙仔（giàu-pe-á）這般無奈的殘酷遊戲！他說：「當年，軍訓教官對於這些關注社運的學生們，其實都會特別關照…我還記得在畢業典禮上，自己早已忘記軍訓教官的名字，他卻在隊伍中一眼認出我，還恭喜我終於畢業了…」



在苦澀的青春歲月中，騎著鐵馬踏遍嘉南平原，遠征高屏山地部落，浸染南台灣大地的風土與人情，是身為成大學生最大的特權！ 環工 80 級 賴青松提供

## 給新鮮人最重要的一件事：接地氣

最後，我問賴青松先生，他覺得讀成大最特別的是什麼？賴青松說：「讀成大是難得的寶貴經驗，因為大多數台灣囡仔上大學，幾乎就是上台北的代名詞！而成大地處氣候溫暖/待人熱情的南台灣，是最具有台灣味的一所大學，也是最接地氣的一所大學。」賴青松勉勵新生，他覺得成大學生最大的優勢是在地性，走出校園便是台灣真正底氣所在的南台灣庶民社會！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，我們得先明白自己在世界上的座標，才知道自己的強項與弱點，也才知道自己將來該往哪裡去！好好活用在成大起碼四年的光陰，瞭解斯土斯民，融入這片溫暖熱情的大地，直到有一天離開了這裡，你慢慢會明白這是讓人懷念一生的歲月，也絕對是足以吸引世界各地人們關注與羨慕的慢島生活味！

## 採訪後記

筆者在近年來積極參與學生運動，高中曾經到過五輕做訪查，那時印象最深刻是反五輕戰將劉永鈴先生爬上的燃燒塔，大約有28層樓高，環保運動其實和土地脫不了關係，而所有學生運動最後的目的都可以回歸：土地，賴青松先生是在這塊土地努力的人，而我總是希望，即使不參加學生運動，我們也能保有成大最後的本質，如同賴青松先生說的，這是一所和土地深深連結的大學。